

延寿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延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金沙河惨案.....李成武（1）

我所了解的国民党东北党务

 专员马文焕.....李大东（8）

黎明前的枪声.....赵金河 刘万章（13）

——回忆359旅在阎家沟的一次战斗

流亡长春的一段经历.....李敬业（19）

破获国民党地下建军组织.....郝扶友（27）

家父二三事.....李郁奇（41）

新开道风云录.....王玉庆（48）

火烧警备营.....李万和（56）

殷信礼组织大刀队的前前后后.....吴维庆（60）

延寿县国民党地下建军活动片断.....李敬业（67）

孙文敷轶事.....李成武 于志龙（72）

谈谈“胡子”.....王玉尽（81）

孙朝阳在延寿活动片断.....李大东（89）

回忆国民党县党部搞的一次

 恐吓事件.....李敬业（99）

官姚旅与红枪会的一次冲突 张万庠 (102)

收降“狐狸王” 刘德山 (105)

杨贵其人 韩树森 (112)

松江省委部分机关迁来延寿

开辟根据地简记 王玉卿 (121)

火烧“半截街” 杨庆荣 沈永财 (125)

机场血泪 孙国忠 (132)

延寿大烟馆 孙福生 李大东 (139)

回忆一次勤劳俸仕 杨雨春 (144)

抓“探子” 李守仁 (151)

延寿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王玉卿 (157)

金沙河惨案

辛成武

1930年（民国19年）6月19日，当时归吉林省管辖的延寿县金沙河屯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为争夺土地，军队开枪当场打死百姓10人，打伤19人，酿成金沙河惨案。事情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震惊了省内外。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派员调查，并对死难者的家属和受伤人表示所谓的慰问，“宣达主席抚恤伤亡之德意”。又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但是民众始终不服。

为了详细记录下50年前发生的这个事件，我们先后访问了纪维荣、沈宪廷、孙加琪、李大东、刘德山、张一新等老人。还到事件的发生地，请知情人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翻阅了档案资料，对金沙河惨案有了一个较详细的了解，现整理如下：

延寿县金沙河屯，民国时期归第三区管辖。这里土地肥沃，地势较为平坦。当时官府为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发放了土地执照——“清字照”。地照上未标明具体面积，只有四至，如东至分水岭，西至山根，南至河边，北至大道。政府给予垦荒者以优惠的政策：一平方里的面积只纳一亩地的田赋税。开荒后三至五年自报申科（纳税面积），无人干涉，

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垦荒户日增，人口也逐年增加。金沙河的农民多年以来，在此耕种土地，休养生息、繁衍后代，相安无事。

后来，官府又发了“荒字照”。照上载明一平方里之内为45垧地。持照者多为官僚、富贾、地主之类。因为发此照时未公布缴销“清字照”，所以产生了“荒字照”压“清字照”的现象。持“荒字照”者向原始垦荒户要地，双方争执，各不相让。吉林省府为了多收地税，随之实行了奖励政策，凡本县报税（申科）面积增多者，给予地方官吏奖励。按原规定，“清字照”在一平方里的面积之内只有一亩地的所有权，而“荒字照”拥有45垧地的所有权。政府倾向于“荒字照”，旨在多收地税，得到奖励。“清字照”为了保住土地，宁可多纳些税，所以纷纷自报申科，一时延寿地税面积迅猛增长，土地之争也愈演愈烈。

当时，驻防一面坡的东省铁路护路军旅长阎朝玺（当地百姓叫他阎司令）早有觊觎此地之心，已垂涎良久。为了达到目的，又“合法”化，他与当时的吉林省督军府参谋长熙洽（熙洽9·18事变后投降日寇，当了伪满的宫内府大臣，作了大汉奸）串通一气，弄了一张地照，老百姓称它为“飞照”。地照上盖有吉林省财政厅的大印和珠河（今尚志）县财务处的公章。阎朝玺派员向百姓宣布地照，强行勘丈土地，欲将金沙河一带统统归为己有。这里的民众靠祖辈付出辛勤的汗水开垦的土地生存，一向视土地为眼珠，今被侵占，当然不肯。他们在百家长郝永升和姜尚明的带领下起来进行抵制，结果农民赵玉山、赵永金、盖向九、蔡永海四人

被官方拘捕，分押延寿珠河两县，在民众的心中埋下了愤怒的火种。

6月19日，田赋局委员姜鹤年、延寿县长魏宗莲和珠河县长孙荃芳派员，由前充41团副官高化南领道，继续在这一带勘丈土地，同时，到郝永升和姜尚明家进行劝导，以求缓解矛盾，平息民愤，使勘丈工作得以进行下去。

在交涉过程中，郝、姜两人始终不服，据理相争。他们意识到，团结起来力量大，必须把被占地的农户都动员起来进行反抗，才能保住土地不被侵占。于是郝永升按着原始的规矩下发了鸡毛文书。鸡毛文书就是在—块木板上钻个眼，插上一根用火燎过的鸡毛翎，意思是十万火急，人们拿着它挨家逐户传递消息。

那时候，百姓居住分散，各山岗沟塘子都有人家。因为识字的人少，送鸡毛文书的人到一家时，首先要说清楚送的是什么信，然后把鸡毛文书留下，由这家出人再往下家传。一家传一家，不准落户，不准耽误，遇有火燎过的鸡毛文书，更要抓紧时间，跑步传递。鸡毛文书最后又回到百家长家，表示信都送到了。郝永升下发的鸡毛文书仅半天功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人们扛着锄头、拎着木棒，来到了金沙河边，共计有200来人。

魏宗莲和孙荃芳没有做通百家长的工作，从郝家出来，走到金沙河北沿，正遇上在这里集合的民众。百姓一看县长驾到，一起拥了上去，要求县长为民作主，停止勘丈土地，并强烈要求释放被扣押的赵玉山等四人。两位县长，本来对闾朝玺强行占地就不大满意，只是迫于压力才不得不办，今

天被民众包围，在七嘴八舌的指问下，自知理亏。最后，他们答应了百姓的要求，这才得到放行。他俩挤出人群，返回了元宝镇。

百姓得到县长允诺，以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心中非常高兴，于是回到郝永升家列花名清单，并仔细研究处理办法。

下午六点来钟，正当人们在郝家门前议论此事的时候，驻军41团第3营第12连，在连长邓云章的带领下从北面匆匆赶来，将200余民众包围，高化南手持匣枪也在场助威。

邓连长气势汹汹地问：“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见无人答理，高化南接过了话茬：“这些家伙都不是好东西！”接着他俩追问谁是为首的，老百姓还是不理睬。沉默了半天，安子谦没好气地说：“我们这没有为首的。”高、邓二人一听火了，伸手就要抓他，安子谦一挣，钻入人群。高化南气急败坏，随即开了一枪。高副官的匣枪一响，12连的士兵有的也开了火。在此情况下，急了眼的老百姓挥起锄头、木棒进行反抗。但是锄头、木棒抵挡不住军队的钢枪，数十人中弹卧地，顿时鲜血横流。岳广顺、姜有德、郭有良、李永江、阎海、韩发等10人当场身亡。李青海、朱景文、田福、侯云禄、黄殿祥等13人身负重伤。关吉升、周德才、万祥、张永昌等人受轻伤。在混战中，一些民众被逮捕，其余的人衣服上带着斑斑血迹逃跑回家。

傍晚，10具尸体摆在郝永升家院墙外的榛柴岗旁，死难者的家属扑在死者的身上放声痛哭。金沙河一带的老百姓几乎都来了，有的劝说遇难者的家属不要过份悲伤，可是说着

说着，自己也止不住哭出声来。还有一些人聚在一起，议论着要找地方说理去。夜晚，悲痛的啼哭声传得很远很远，令人毛骨悚然。两三天后，尸首才做处理。

罪魁祸首高化南为开脱罪责，企图拉拢安子谦制造假供。在军队押送安等人去县时，高化南对他说：“明天过堂时，你就说郝家院里先打的枪，然后军队才开火。”高觉得有人证，这样说不妥，行至途中，又串弄他：“到时候你就说是朱长林上炮台先开的枪，反正他已经死了。”

邓云章也歪曲事实，掩盖罪行，谎称：“……19日带队行至金沙河南，正过郝家门前，适遇该伙民众喧嚣叫号，意图绑架大地员工。当即遥为鸣号示警，以免发生误会，乃该伙为首之朱长林，安子谦等人率众竟上郝家炮台先行开枪，将护理一排排长中士赵祥，兵刘金贵相继击伤，甚重。复蜂拥前来，用锄棒打伤士兵朱长有等6人，我队见民众如此凶悍，并击伤官兵，愈怒不可遏，遂开枪还击，连长制止无效……。

凶手逃之法外，民众据理上告。当时被邓云章抓走的孙云五等14人驳斥了高化南、邓云章的谎言，揭露了军队先行开枪打人的事实。郝永升家的厨夫宋魁元和郝永升的小女儿也当场作证，说明百姓是无辜的。后来，省里将姜尚明、安子谦、宋魁元、高化南等人调到省城进行处理。

6月27日，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和省政府派参谋董孟邻、民政厅视察员徐伯勋前来金沙河进行调查。省政府对金沙河惨案是这样评价的：“查此次冲突，在农民方面虽以利害切身，铤而走险，然聚众包围县委不无要挟之嫌；

县委会勘第九图不俟民众了解，遽下绳弓，并恐匪人乘机骚扰，预请陆军弹压，措置亦未免失当；连长于士兵开枪之时，自认制止无效，具见平时疏于训练，但非高化南首先挑衅，断不致酿此巨案……。

处理结果是：撤销魏宗莲、孙荃芳县长职务；将姜鹤年交清理田赋局惩处；由于刘汉武团长治军不严，邓云章对于所属士兵平日疏于训练，临时制止无效，拟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分别给予记过两次和免去连长职务的处分；高化南押送省城，另行处理；所有土地纠纷将另案处理。

对于在冲突中死难的10名群众，每人发给抚恤永洋500元；重伤者发给医药费永洋200元；轻伤者发给医药费永洋50元；当时轻微受伤已愈的，发给医药费永洋20元。

金沙河惨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民众有理却白白送死，而阉朝玺依仗权势，强行霸占百姓土地，却逍遥法外，各界人士愤愤不平。

魏宗莲成了替罪羔羊，对这件事的处理大为不满。他在离开延寿前，悲愤之余写了一首情真意切、凄凉悲壮的诗。把诗交给了延寿中学校刊编辑部，并接见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在与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交谈时，学生们提出要组织罢课进行抗议。魏宗莲怕把事情闹大，省里下来调查，必然要逮捕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或开除他们的学籍，因此，劝阻学生不要这样做。

后来，学生自治会没有听魏宗莲的劝告，号召学生们行动起来写抗议信和声讨书，揭露金沙河事件真相，抨击阉朝玺等人的恶霸行径。然后选出一部分好的文章，连同魏宗莲

的诗出了一期“校刊”。“校刊”寄往吉林省政府、省督军府、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一面坡驻军旅部以及县内各机关学校。还写了通讯报道，同“校刊”一起投往《国际协报》和《盛京日报》（东北的两大报社），结果音信皆无。

震惊省内外的金沙河惨案就这样无声无息了。

我所了解的 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马文焕

李大东

马文焕，延寿县北关区人。从小在当地山东老秀才竺寿峰先生门下读书。其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学习成绩优良，常代先生之劳，代教小同学，素有大学长之称。因此，马文焕未升中学，直接考入阿城第三师范。入校后，得校长王伯超赏识，被选为该师范“模范生”。1929年，马文焕阿城第三师范毕业，无力继续升学，由岳父资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品学兼优，写作俱佳，被校长朱家骅器重。

1934年，马文焕北师大毕业回到延寿。县日本参事官铃木闻讯，派警察署长兰金甲利诱为延寿协和会主事和教育局长要职。马文焕以母病危为辞，推拖待母病痊而后就任。母卧榻半年之久，马文焕亲自侍候，足不出户。

当时，伪满洲国刚成立不久，气焰嚣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马文焕胸怀大志，联系邻居王福祯、王福祥、侯子玉等青年，组织起了群众性爱国青年抗日组织——东北抗日铁血团。徐作民与马文焕是同学，我与徐要好，因此，由他牵线，我也加入了东北抗日铁血团。

加入该组织者，宣誓保家卫国，同党不得有纵横联系。马文焕借侍候老母之机，在家中轮训团员，每次只一人，严

守机密。

马文焕博古通今，对世界形势了如指掌。他坚信人心不死，国恒不亡，唤醒民众，中国必胜。除对团员施以爱国主义教育之外，还教给我们对敌斗争方法，如情报密写、化装术以及如何应付突然出现的情况等。

是年冬，母病死，马文焕借送殡之机潜伏到哈尔滨道里区经纬街谢安民、张士成（铁路小学校的教员）家，建立联络点。以后数迁住址，在哈尔滨地区组织爱国青年开展活动。此间，爱人隋桂香为其得力助手。凡到哈尔滨汇报工作者需在道外区王鹤志家先与隋桂香接头，后始能会见马文焕。

经常与马文焕联系，开展活动的有阿城第三师范体育教师焦荣升、宾县的李新东、珠河县的财务科长李泽山、哈尔滨道外的王鹤志、苇河县的潘玉明、延寿县商工会理事李香山、大夫李敬业、街村股长赵子退、县公署科员谢仲勋、内务局科员徐作民等人。

在我记忆中，马文焕先后三次往返哈尔滨、南京，两次往返重庆。当他第二次回延寿的时候，我在他家亲眼看见了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委他为“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的任命书。当时，马拿出任命书让我看，我大吃一惊：“你拿这玩艺儿，不怕掉脑袋呀？”他只是一笑，没说什么。我看完，又传给徐作民和赵锡久等人看。马文焕的意图证明他是有来头的，不是冒牌货。在这之前，马文焕去南京向朱家骅汇报在东北的活动情况时，朱曾委任马文焕为东北抗日铁血团团长。

1939年，哈尔滨南岗区日本宪兵队发现了东北抗日铁血团的活动。黑田队长派宪兵杨惠财跟踪寻到道外太古六道街王鹤志家中。杨追问马文焕的下落，王借倒茶之机派其妻急告潜藏在谢安民家的马文焕。王鹤志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法官，为人耿直，善言谈。他以中华民族爱国英雄为例，教育杨惠财热爱祖国、共同抗日，不做汉奸，使杨惠财深受感动，同意与黑田周旋，不再追查，并建议马文焕在24小时之内离开哈尔滨。马文焕素有准备，得到消息，与隋桂香抱着3岁的女儿延丽登车去天津。

火车至铁岭附近，又被特务盯梢，马文焕机智沉着，与之周旋。不得已已在沈阳下车，下榻于朝日町一日本小旅馆。

马文焕先以小便为名，探明了逃脱路线。回屋后，特务正在挂电话调兵遣将。隋桂香见机催促马文焕：“你身上带有文件，一旦被捕，连累同志，影响大局，快走，快走！”此时孩子甜睡在母亲怀中，马文焕欲抱一抱女儿后别离。隋桂香一看急了：“你平时教导铁血团员抗日救国，万死不辞。到了危急关头，你却贪妻恋子，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同志。”马文焕听罢，轻轻冲着女儿说：“延丽，爸爸一定回来接你。”隋桂香叮嘱一句：“不要忘了‘五羊皮’。”马文焕点点头，抽身从后院跳墙而出，混入大街人流之中，投奔重庆去了。

两分钟后，盯梢特务回到旅馆，不见马的身影，只见孩子在床上睡觉，隋桂香口吐白沫，躺在地上人事不知。特务将隋桂香弄到医院抢救。原来这是隋桂香有意缠扰特务，吃了事前准备的药物所至。

隋醒后，坚不承认与马文焕是同伙，一口咬定与马是同路作伴，他帮助拿东西、抱孩子。日本特务抓不到证据，只好将隋桂香扣押起来，经审讯一无所获。两星期后，又将其软禁于日本旅馆当洗衣妇，直到“8·15”光复，隋桂香才获得自由。

“8·15”后，中央接收大员要来东北。隋桂香与辽宁省党部取得联系得到确切消息，领着孩子，同石坚等国民党要员去机场迎接。大家都认为马文焕身为东北党务专员，一定会同机到达。

飞机降落后，接收大员们纷纷走下飞机，其中有东北抗日铁血团副团长、马文焕的同学张子家。待机上人员全部下完，仍不见马文焕，隋桂香深感奇怪，忙上前询问。张子家扶着隋桂香说：“走，马大嫂，咱们到屋说吧。”

据张子家说，马文焕到重庆后，联合东北流亡到重庆的青年请愿，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给蒋介石上万言书，并在某一天面见蒋介石，向蒋陈述：“东北老百姓盼望委员长解东北人民的倒悬之苦，东北军等待总司令下令打回老家去，东北青年相信蒋主席是岳飞，不是秦桧，更不是石敬瑭……。”恰在此时，日本飞机来轰炸，蒋介石、戴笠、陈立夫、陈果夫、齐世英等人连同马文焕一起下了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大家从防空洞上来，唯独不见马文焕。原来马文焕被戴笠在防空洞中杀害了，当然是蒋介石下令干的……。

听完张子家的介绍，隋桂香母女俩哭成了泪人，悲痛欲绝。后来，经张子家安排，隋桂香在沈阳谋到了一个教员职业。

1946年5月，我从哈尔滨逃到沈阳，常与张子家去看望隋桂香。马文焕的一些情况，有一部分是我与其共事过程中知道的，另一部分就是这时隋桂香和张子家告诉我的。

自从认识马文焕开始，我一直把他视为爱国英雄，抗日志士。近几年看到一些同志撰文谈到马文焕叛变一事，甚为惊讶。如郑作藩先生在《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在抗战期间的活动》（《天津文史资料》第24辑）一文中说，1940年11月26日，东北协会在哈工作人员宋其庶被捕，接着东北党务办事处赵再田、于晓天和王蕴韬、鄂玉琦、栗天杰被捕，刚开展起来的黑东、黑西、吉东地区的工作遭到破坏。这一事件（“哈尔滨事件”）发生与马文焕的叛变有关。后来，朱家骅密电诱马回渝，加以看管审讯证实，旋在日军空袭中被炸死。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马文焕在日军轰炸之时，与蒋介石等要员进入防空洞，别人安然无恙，独有马文焕“一去不回”，他的死是否与其叛变有关呢？

李成武整理

黎明前的枪声

——回忆359旅在阎家沟的一次战斗

赵金河 刘万章

1946年1月24日清晨，响了一夜的枪声渐渐停息了。固守县城的保安队被彻底打垮，359旅（老7团、老8团）的勇士们举着红旗，呐喊着攻进了县城。从这天起，延寿县的父老兄弟们走出了沉沉的黑夜，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在这胜利的时刻，人们不会忘记359旅在向延寿推进的途中与前来阻击的保安队进行的一场激烈战斗。它一举击溃了县城外围之敌，为解放延寿铺平了道路。

这次战斗是在县城以西约9公里处的阎家沟（今横山桥）进行的。阎家沟因老阎家在此居住而得名。沟东是横山屯（今横山村），沟西是安乐屯（今福山村一队）。所谓沟，其实只不过有一条小河而已，但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珠河（今尚志县）通往延寿的大道拦腰从这里穿过，是沟通两县的必经之地。

359旅解放珠河之后，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东上，直逼延寿县城。延寿城里的守敌——保安队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将要来临，慌忙做迎战准备。大队长兰金甲命令全县各地的保安中队除少数人员留守看家外，其余的都集中到县里统一行动；其中一部分死守县城，一部分由副大队长杨贵率领去县

城西面的横头山一带进行阻击，企图将359旅拒之“门外”。

1月23日晨，保安队第七中队长袁小楼领着四五十人进了横山屯。这些家伙平时进村打粳米，骂白面，要吃要喝。可这次一反常态，来不及挑挑拣拣，有饭吃就行。经打听才知道，他们要去横头山阻击“珠河来的‘胡子’”。

正在他们吃饭的功夫，又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只见屯南大道上一辆满载着保安队的汽车向横头山方向开去。

这辆车的驾驶楼上支着一挺轻机枪，楼里坐着杨贵。尽管他腰挎战刀，手提匣枪，但仍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慌，显得心神不安。第一次跟八路军交手，胜败如何，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汽车过了阎家桥便是安乐屯，这里距横头山还有三四里的路程。这时，359旅的队伍已经越过横头山，前头部队发现了保安队。

杨贵一看去横头山阻击已经晚了，立即停车，命令保安队迅速占领安乐屯西一块毛草地。

老百姓听见汽车响，又见来了这么多兵，都跑出来看热闹。此时杨贵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他一见这情景便火了：“你们都他妈的给我滚屋去，不知道一会儿在这打仗吗？找死呀！”看热闹的听说要打仗，都吓得跑回家，趴在炕沿底下躲了起来。有些好奇的“大胆儿”继续扒着窗户往外看。

保安队来到屯子西边，想找一个隐蔽地阻击，结果这里只有一条很浅的沟子还被大雪填平了。杨贵转悠了几圈，